

如何理解“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新提法

——兼论中国是否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

相关研究报告

《宏观动态跟踪报告*12月经济增长数据点评：制造有亮点，消费待提振》 2021-01-19
《首席宏评报告*以变应变——2021年中国经济的主线》 2020-12-31

《宏观动态跟踪报告*11月经济增长数据点评：制造业投资大幅提速》 2020-12-16
《宏观动态跟踪报告*经济复苏正在“筑顶”》 2020-11-16
《国内宏观点评*中国对美出口加速增长》 2020-11-08

证券分析师

钟正生 投资咨询资格编号
(首席经济学家) S1060520090001
zhongzhengsheng934@pingan.com.cn

研究助理

张璐 一般从业资格编号
S1060120100009
zhanglu150@pingan.com.cn

本报告仅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不包含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投资评级或估值分析。



“十四五”规划首提“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我们认为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 1、回顾“十五”规划以来的历次五年规划，除“十四五”以外，均未提及“比重”，而多涉及“结构”，此次提及“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个标志性事件。这主要应与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比重有所回落，由此滋生对“过早去工业化”的担忧，以及外部贸易和科技纷争的不确定性下，需要进一步夯实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和基础相关。
- 2、中国工业份额回落时点偏早。美国、日本实际工业增加值份额开始筑顶回落时，人均GDP较高，后续份额亦保持相对稳定，并未出现大幅回落。韩国这一份额甚至还呈现上升趋势。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开始回落时，人均GDP偏低，存在一定过早“去工业化”的嫌疑。此外，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的角度看，中国“去工业化”进程中的需求支撑显得不足。从对外贸易角度看，我国部分行业制造业份额被蚕食的趋势可能难以逆转。
- 3、制造业份额过早下降可能带来不利影响：1)影响中长期经济增长；2)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3)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失衡。
- 4、韩国维持较高制造业占比的经验值得借鉴。近年来韩国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在29%左右，甚至略有上升趋势：1)20世纪90年代后，韩国消费对制造业生产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2)韩国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的支撑作用逐步凸显；3)韩国制造业产业集中度的提升，有助于抢占全球制造业份额。
- 5、影响中国“去工业化”的两个变量正在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一些“慢变量”依然存在：1)随着中国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有可能继续被动失去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份额；2)“逆全球化”和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继续演绎。一些“快变量”正在显效：1)政策层面不再过分强调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升级；2)深入推进要素市场改革、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以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望促进农村劳动力继续向城市、向制造业转移；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达成阶段性成果，未来将和需求侧管理相配合，以消费升级促制造升级空间广阔。
- 6、看好中国制造业发展前景。这可以从五条主线来理解：1)疫后复苏中工业制造业韧性更强；2)制造业投资有望上个台阶；3)抑制制造业投资的因素被“纠偏”；4)需求侧改革促进制造业升级；5)双循环格局下建设制造业强国。

正文目录

一、	引言	4
二、	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份额回落	5
2.1、	中国工业份额回落时点偏早	5
2.2、	“去工业化”进程中的需求支撑不足	7
2.3、	被动丧失的部分制造业份额难以逆转	7
2.4、	制造业份额过早下降带来的问题	8
三、	如何维持制造业份额的稳定：来自韩国的启示	10
四、	看好中国制造业的前景	11
4.1、	主线一：疫后复苏中制造业韧性更强	11
4.2、	主线二：制造业投资有望上个台阶	12
4.3、	主线三：“纠偏”抑制制造业投资的因素	13
4.4、	主线四：需求侧管理促进制造业升级	14
4.5、	主线五：新发展格局下建设制造业强国	16

图表目录

图表 1	“十四五”规划首提“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4
图表 2	中国实际工业增加值份额有所回落	5
图表 3	美国工业份额下降时人均 GDP 较高	5
图表 4	日本工业份额下降时人均 GDP 较高	6
图表 5	韩国工业份额仍在上升	6
图表 6	近年来过早去工业化的趋势在加剧	6
图表 7	部分后发国家去工业化的节点在提前	6
图表 8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和商品消费的相关性较弱	7
图表 9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金额的相关性较强	7
图表 10	近年来，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制造业份额回落的主要拖累	8
图表 11	东盟国家“侵蚀”中国制造业份额	8
图表 12	中国人口红利逐步丧失	8
图表 13	中国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相对第三产业更高	9
图表 14	典型国家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更高	9
图表 15	2014 年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平均工资比值回落	9
图表 16	1990 年后，韩国消费增长开始与制造业产能相匹配	10
图表 17	1990 年后韩国制造业份额和生产性服务业份额同步提升	11
图表 18	工业企业相比于服务业企业营收恢复较快	12
图表 19	2020 年信贷资金直达实体效果明显	13
图表 20	2020 年 12 月制造业投资累计降幅收窄	13
图表 21	中国民营企业出口增长“一枝独秀”	13
图表 22	2020 年 4 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攀升	13
图表 23	房地产业与制造业的“跷跷板”	14
图表 24	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渗透有待提高	14
图表 25	国牌关注度明显提升	15
图表 26	2018—2019 高端家电份额有所扩大	15
图表 27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重返高增速	15
图表 28	中国 5G 手机累计出货量占比已过半	15

一、引言

中国“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及“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值得关注。回顾“十五”规划以来的历次五年规划，除“十四五”以外，均未提及“比重”，而多涉及“结构”。此次将“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明确写进五年计划规划纲要尚属首次（图表 1），值得深入研究。我们认为，这主要应与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比重有所回落，由此滋生“过早去工业化”的担忧，以及外部贸易和科技纷争的不确定下，需要进一步夯实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和基础相关。

考虑到近年来尤其是 2020 年经济结构和内外环境的变化，我们过去在产业结构和政策方面的一些认识和观念可能需要重新审视：1) 认为一国第三产业占比越高说明该国产业结构更高级。这忽视了发达国家大多有过一段借助制造业实现高经济增长的历史，以及当前制造业实力强劲的国家实际制造业增加值份额维持相对平稳的现实；2) 认为中国制造业只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至于够不够“大”并不是个问题。这忽视了维持制造业占比对促进一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且有重“效率”而轻“安全”的风险；3) 对“腾笼换鸟”过于乐观，更多地只考虑“旧鸟”怎么出去，而没有充分意识到“新鸟”进来的难度。这一情景基于过去全球化势头良好，产业转移加快推进的预设。实际上近年来国际政经形势的变化，以及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均提高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难度；4) 中国出口导向的影子更深，在制造业发展上对国内需求回应不足。这是特定阶段向外学习先进技术和维持经济高增长的需要。但由于国内市场未能得到充分培育和响应，当“对外”遇到波折时，“对内”就可能存在衔接不够及时和充分的问题。5) 对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过分强调。这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在维持增加值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一部门就业吸纳能力越强，实际上说明该部门劳动生产率水平越低。因此，需要格外关注产业结构调整中劳动力结构变化的问题。

基于以上背景，本报告主要探讨三个问题：1) 如何看待中国近年来工业份额有所回落的问题？2) 韩国将制造业比重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对我们而言有什么启示？3) 如何看待未来我国制造业发展前景？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结合 2020 年制造业涌现出来的五条主线，我们看好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

图表 1 “十四五”规划首提“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发展规划	工业相关表述	制造业相关表述
“十五”	继续完成工业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切实转变工业增长方式，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要加快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工业发展的新增长点；推动整个工业优化升级和持续发展。	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
“十一五”	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广泛应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发挥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着力振兴装备制造业。
“十二五”	工业结构继续优化；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优化原材料工业，改造提升消费品工业；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改造提升制造业，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
“十三五”	全面提升工业基础能力。	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为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朝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发展，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加快发展新型制造业。
“十四五”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促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产业门类关系协调。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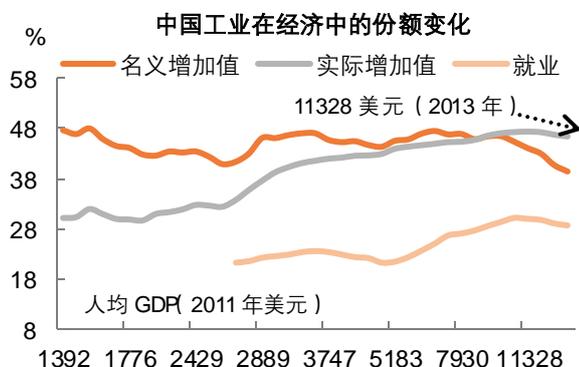
二、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份额回落

2.1、中国工业份额回落时点偏早

“去工业化”最初指的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份额持续下降的现象。不过就业份额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产出份额的下降。实际上，随着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制造业部门将出现剩余劳动力，并逐步向就业吸纳能力不断增强的服务业部门转移，这是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就业份额意义上的“去工业化”过程，但大多数国家的制造业产出份额保持相对稳定，依然具备强大的制造实力。因此，相比就业份额的“去工业化”，更值得警惕的是实际产出份额的“去工业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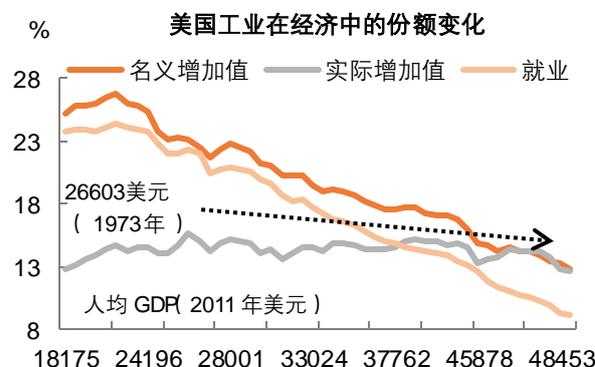
中国制造业名义增加值近年来呈现回落态势，但考虑到制造业产品价格的扰动，用实际增加值占比来分析是必要的。由于中国缺失制造业实际增加值数据，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们选取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就业份额加以替代。尽管工业和制造业口径有所不同，但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占工业增加值的份额稳定在 85%左右，且两者走势存在较强的一致性，因此选用工业代替制造业来进行对比相对可靠。根据 GGDC 数据，中国实际工业增加值份额开始在 2013 年达到峰值，后续逐步回落，工业份额达到峰值时人均 GDP 仅为 11328 美元（图表 2）；而美国、日本实际工业增加值份额开始筑顶回落时，人均 GDP 分别为 26603 美元、30620 美元，且后续份额保持相对稳定，并未出现大幅回落（图表 3、图表 4）；韩国实际工业增加值份额维持在较高水平，甚至还呈现上升趋势（图表 5）。因此，中国存在一定过早“去工业化”，换言之，“未富先去（工业化）的嫌疑”。

图表2 中国实际工业增加值份额有所回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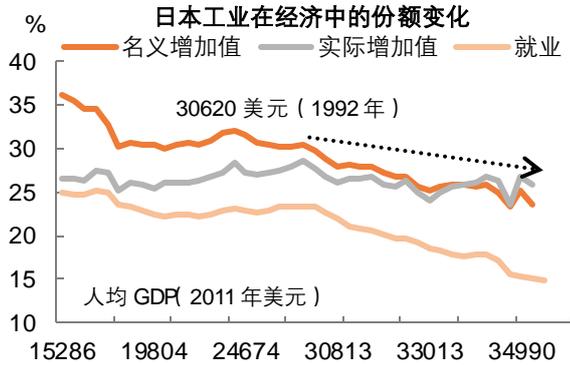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GGDC, 世界银行, 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3 美国工业份额下降时人均 GDP 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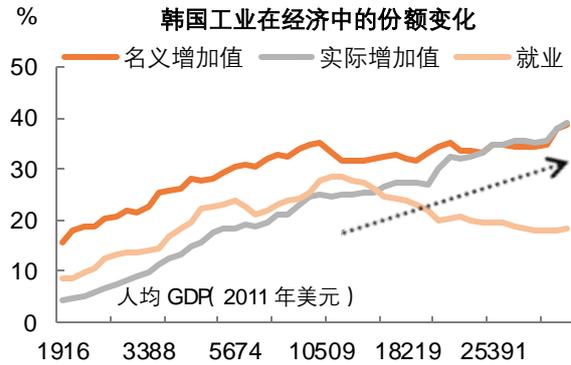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GGDC, 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4 日本工业份额下降时人均GDP较高



资料来源:GGDC, 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5 韩国工业份额仍在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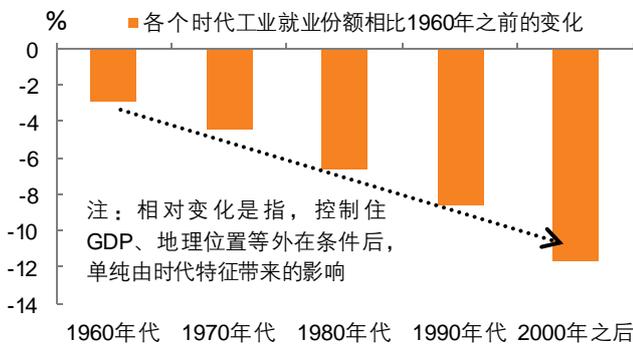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GGDC, 平安证券研究所

一般而言，从就业份额和产出份额两个角度看，支撑一国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因素如下：**1) 需求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随着一国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可能更多倾向于增加对服务的需求，减少对制造品的需求。**2) 生产率提高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当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得更快时，制造业部门需要的劳动力比例也会有所降低，多余工人更多流入服务业。**3) 贸易因素的影响。**由于全球贸易的主要是商品贸易，全球贸易萎缩或本国贸易比较优势丧失，可能导致一国被动失去部分制造业份额。**4) 产业政策的影响。**若一国大力施行产业升级政策，主动引导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也可能对制造业占比有一定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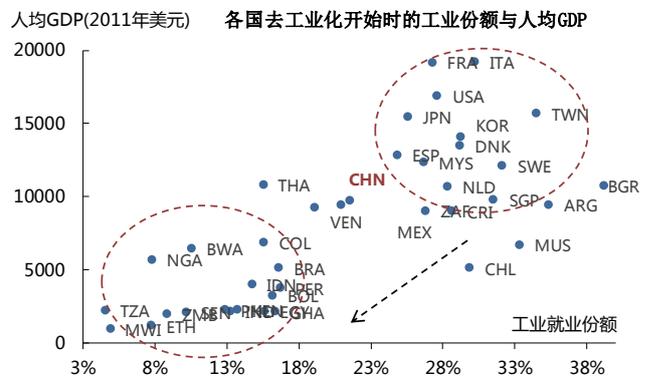
除此之外，随着制造业专业化分工程度不断加深，部分原本从属于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可能从制造业部门分离出去，形成其他的生产性服务业门类；此外，由于发达国家在高附加值、高技术制造业部门“锁定”一定份额，后发国家面临技术和知识产权壁垒，可能难以向上突破。这两个因素导致部分后发国家去工业化趋势在加剧，时点在提前（图表6、图表7）。考虑到以上两项因素，我们认为“去工业化”在指标上的意义应当有所淡化，单纯讨论“去工业化”意义不大，但结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我们依然认为中国工业份额下降的趋势值得警惕。

图表6 近年来过早去工业化的趋势在加剧



资料来源:Rodrik (2016), 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7 部分后发国家去工业化的节点在提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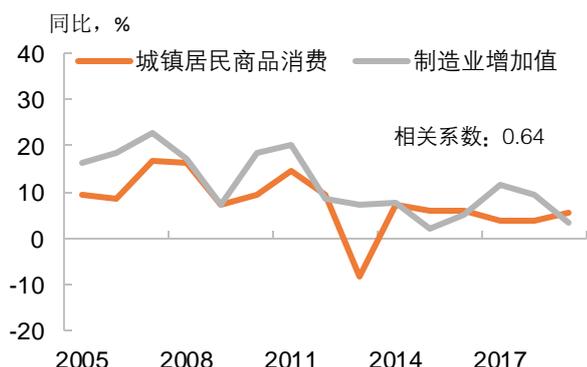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GGDC, 平安证券研究所

2.2、“去工业化”进程中的需求支撑不足

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的角度看，中国“去工业化”过程中提供的需求支撑显得有些不足：1)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消费需求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居民储蓄倾向较高的中国，尤其如此。但如前所述，中国开始“去工业化”时的人均 GDP 水平，与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去工业化”时人均 GDP 水平有较大差距，从而后续消费需求升级，及其引致的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可能受限。2) 使用食品、衣着等家庭消费支出的加总来模拟中国商品消费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中国居民商品消费的同比变化和制造业增加值的同比变化相关性较弱（图表 8），而出口金额同比和制造业增加值的同比变化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图表 9）。这意味着，现阶段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引领作用有限，而出口及其折射的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变迁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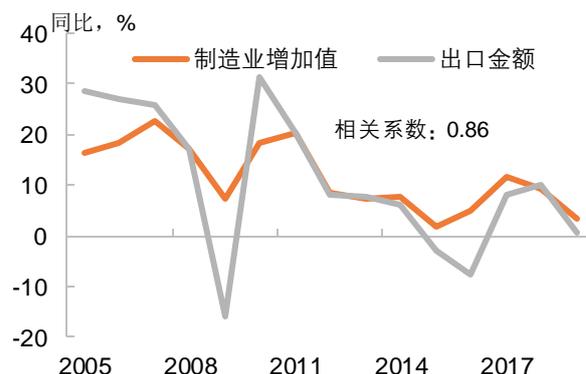
就全球产业链的布局而言，巴西、澳大利亚等资源大国提供初级产品、亚洲生产、欧美消费的格局可能是当前中国、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制造业份额相对较高的原因。韩国国内市场相对狭小，较为依赖外部市场，因此在产业政策方面极力支持制造业发展。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具备潜在广阔市场的国家，由内需主导产业结构调整具备一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中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偏低，且近年来居民消费增速趋缓，贸然“去工业化”尚不具备坚实的基础。简言之，需要在顺畅“外循环”的前提下，逐步过渡到以“内循环”为主，实现居民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转型的良性互动。一个抓手（内需）还不牢靠，就急于摆脱另一抓手（外需），这一倾向有冒进之嫌。

图表 8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和商品消费的相关性较弱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 9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金额的相关性较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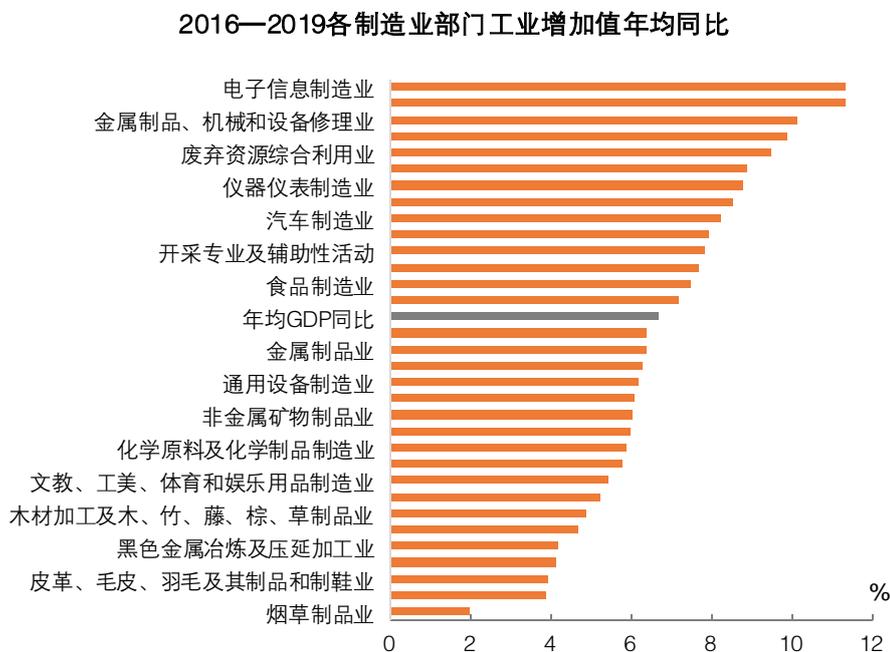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2.3、被动丧失的部分制造业份额难以逆转

从贸易角度看，我国部分制造业行业份额被“蚕食”的趋势可能难以逆转。考察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各部门的情况，可以发现增加值年均同比增速低于 GDP 年均同比增速的制造业部门，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也意味着这些行业可能对我国制造业占比的稳定形成拖累（图表 10）。从 2016 年开始，中国出口增速与东盟出口增速的差值大幅回落，也从侧面印证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比较优势的丧失是我国制造业出口回落，从而制造业份额下滑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图表 11）。这一变化的驱动因素显而易见，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以及农民工数量同比增速和 15-64 岁劳动力占比的回落，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将逐步丧失，且较难逆转（图表 12）。此外，近年来平台经济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包括外卖配送等在内的服务业就业岗位，客观上也造成了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流失，加速了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丧失。若只是伴随着向制造业供应链中高端的迁移，而失去部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份额，并非完全无法接受。但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诉求、新冠疫情后的制造业回流、中美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博弈等，势必加大中国制造业“向上突破”的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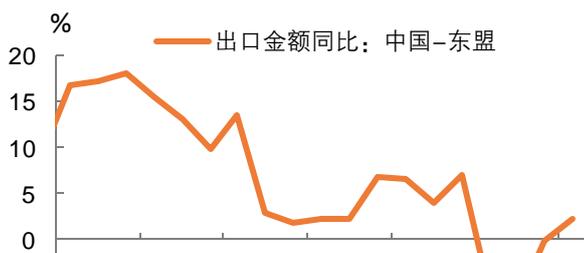
简言之，中国已经失去的制造业份额较难、也无需事无巨细地夺回，争取额外的制造业份额又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经济和非经济层面的挑战（供应链和产业链要追求韧性而非仅仅考虑效率）。“两头挤压”之下，中国制造业如何“稳中求进”，成为一个现实的挑战。

图表10 近年来，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制造业份额回落的主要拖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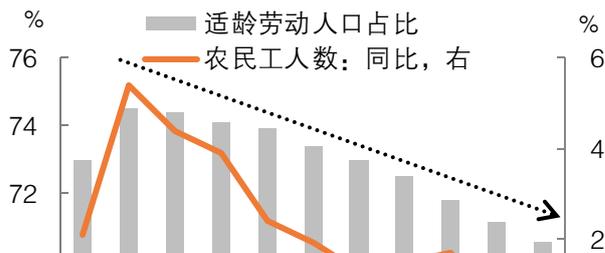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wind, 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1 东盟国家“侵蚀”中国制造业份额



图表12 中国人口红利逐步丧失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0



云报告
https://www.yunbaogao.cn

云报告
https://www.yunbaogao.cn

云报告
https://www.yunbaogao.cn